

寻找女人

美丽着的才是真正的女人

粉饰的美丽如今成了流行的时尚

而入俗的真诚的内在的，正是

许多男人苦苦追寻着的……

岳少鹏 著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寻找女人

岳少鹏 著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寻找女人/岳少鹏著,一成都:四川人民出版社,
2001.05
ISBN 7-220-05406-8

I. 寻... II 岳...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21984 号

XUN ZHAO NU REN

寻找女人

岳少鹏 著

责任编辑
封面设计
责任校对

邓洪平
梁 伟
游仲伦

出 版
发 行
网 址

四川人民出版社(成都盐道街3号)
四川省新华书店
<http://www.bookss.com>
E-mail: scrmcbf@mail.sc.cninfo.net

防盗版举报电话

(028)6679239

印 刷

雅化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

850mm×1168mm 1/32

印 张

15

字 数

374 千

版 次

2001 年 5 月第 1 版

印 次

200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

ISBN 7-220-05406-8/I·834

定 价

25.00 元

著作权所有·违者必究。

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工厂联系调换。

美丽的成功与失败

吴因易

古语有云：爱美之心，人皆有之。历代以来不少的人和事都在印证着这句哲理性很强的话，而现在青年作家岳少鹏所著的长篇小说《寻找女人》再次用杨玉这一典型形象，生动曲折而又别具一格地印证着这个真理。

杨玉是美丽的。她不仅有着让男人世界销魂失魄的美丽，甚至连她同性世界也大为倾倒于她的美丽。而随着故事的展开，我们将进一步看到她的美丽之于外型，还是有度的；而她的美丽之于内心世界，则是无度的。而内心这种无度的美丽，更让人感到震动甚至惊悚。

这种内心与外型的极度美丽，与我们的大千世界是相比较而凸现的。这种比较不仅是一开篇便出场的牛垠且和李芳瑗、王雪梅姐弟、庄三秋、吴盼乐，直到终极的菊香、梅香，又尤其是梅香还有吕大胡子……等晦色人物所陪衬而产生的效果，更重要的比较是塑造得更为生龙活虎的陈洛英、郭处长，包括出场不多但却引人瞩目的市长在内的亮色人物的效果。在这晦色与亮色人物的环绕中，杨玉真如玉树临风，仙姬临世，让人觉得美丽得真实，美丽得惊世骇俗。同时也觉得杨玉的美丽并

非超凡，更未脱俗。而正因其不超凡脱俗，方才让人对这种美丽的真诚与真实认可。

新中国建立以来，为了人的素质的提高，极尽其力。雷锋、刘文学、焦裕禄等美丽人物不仅光耀神州，其美名远播五湖四海。但真正塑造更具人性魅力的美丽人物的浩大工程，应该说是在拨乱反正、改革开放的新时代。在这充满阳光，也潜伏暴风雷霆的时代，杨玉这样的人物才能显示出其炫目的美丽来。若把历史推回三十年，杨玉这真诚而又真实的美丽就只有书中反馈的失败和悲哀，绝难产生书尾那种成功与辉煌，这是不争的事实。

由于作家对生活源泉的吮吸甚深，思索匪浅，于是勾勒杨玉的美丽就显得难能可贵。但是作为长篇，我以为倒叙人物身世的手法不宜反复使用，而收尾我也嫌其内涵不足，这是应该在付梓前认真加油之处。不好读的书至少不能算可意的好书。而岳少鹏的书却让人愿读，而且恨不能一气读完。这对于纯文学作家而言，也是一种美丽的成功。

卷首题记：

孟子说：食色乃人之本性。

孔子说：君子之道，大德无亏，小德出入可也。

引 子

台上彩灯闪烁，台下万头攒动。主持人声音洪亮地对着话筒说：“现在，我宣布西部丝绸服装大赛的获奖名次：获得第一名的是——”她笑容可掬地望着台下翘首以盼的人们，故意停顿不语。待到卖够了关子，才突然声如裂帛地叫：“涪水丝绸厂！”

台下陡地爆响雷鸣般的掌声。涪水丝绸厂厂长庄三秋从座位上一弹而起，冲到一位姑娘面前叫道：“小杨——杨玉——杨领队，谢谢你！谢谢你！”她使劲握住她的小手。她羞涩地笑道：“庄厂长，你该谢的人是我们校长。”她趁机抽出手来，指着隔了两个座位的男人。

校长边和庄三秋握手边笑道：“杨玉的功劳不小！你现在不后悔了吧：为我们捐钱修校门还值得么？”

“值得！值得！我还要在国际大酒店摆庆功筵。杨小姐，我一定要敬你三杯！”

杨玉笑指台上说：“庄厂长，快上台去领奖吧。人家二、三、四名都上去了呢。”

庄三秋恋恋不舍地望一眼杨玉，阔步上台去。

第
一
部

1

孟子说食色乃人之本性。既然是本性，就不该遮掩，不需克制。尤其是杨玉这种绝色女子，谁见了她不想吃呢？牛垠且边自言自语地说，边将手里的钢针在游泳圈的汽门周围狠狠地戳，然后用力地涂肥皂。他等一会要将它送给杨玉，邀她下江游泳。肥皂见流水慢慢溶化，游泳圈瘪了气，杨玉在激流中遇险，牛垠且充英雄救美人，既逞色心又挣好名声，如果趁机占有她，岂不遂了人生大愿？

他知道杨玉帮学生们送行李到车站去了，很快就会转来。想去女生宿舍等她，又作贼心虚：怕被人看见。他当年因诱奸女生犯错误，现在经常占女生的小便宜，教师们早在私下议论，说他对女生图谋不轨。他甚至被人当面指桑骂槐，说他老牛想吃嫩草。此时他恋恋不舍地望一眼她居住的女生宿舍，却只好走到远远的操场边，躲在花木丛后。终于看见那美丽的身影迈着轻快的步子走来。牛垠且立即闪身而出，两手渔夫撒网似的一摔，抛出手中的红色游泳圈将杨玉套个正着，得意地笑：“嘿嘿嘿嘿，你终于被我套住了，这次总跑不掉了！”

杨玉又惊又吓，涌起满脸红晕娇叱牛垠且搞的什么阴谋诡计？牛垠且两眼透过厚厚的镜片，像贼似的把杨玉从头到脚窥视。嘿嘿笑道：“千万莫发火，玉环娘娘！我怎敢在你面前要阴谋诡计。我是特意来给你献殷勤：送游泳圈呀！天气这么热，你从早上五点，把学生们一个个叫起床，作丝绸服装大赛前的准备。后来坐车摇晃几十里，再后来在舞台上紧张地角逐。你在台上带领大家的出色表演，赢得台下掌声雷动。喜得

丝绸厂的庄厂长脸都笑烂了！你回来后，又马不停蹄地帮他们收拾行李，顶着火辣辣的西照太阳，把他们一个个送走，让他们早点和父母团聚。我看你累得汗流浹背，热得红脸赤腮。我又熟知你酷爱洁净美观、喜好游泳，现在最想跳进碧蓝的江中，洗净汗渍和暑热，驱走辛苦与劳累。”

杨玉不觉露出贝齿一笑，夕阳照射的脸已是艳丽如花，纤柔的手摩搓着游泳圈反问：“你简直想到我心坎儿上了，不觉得有点操心过度么？”

牛垠且贪婪地盯着她那白嫩如鲜藕般的裸臂，嘿嘿笑道：“我经常都是想到你心口儿上的。能为你——尊贵的玉环娘娘操心，是我人生最大的追求和享受！”

“我一听你这咬粪嚼蛆的话就要恶心反胃。我只想问：难道你上午也有资格进城观看服装表演？”

牛垠且连说两个“当然”道：“丝绸厂请了校长当嘉宾。我为了一睹你的丰采，求校长带我同往。这叫作‘借树开花’么。我还听见姓庄的要求校长把你转让给他。”

杨玉既好奇又关心地问：“校长答应了放我到丝绸厂么？”

“你先说：接受我献的这份小殷勤么？”

“你想要我陪你游泳？我答应。你快说。”

牛垠且大喜。炫耀道：“校长还没开口，我就发话严辞拒绝了他。气得那姓庄的厂长端着酒杯车身便走。”

杨玉愣了一瞬，又是莞尔一笑。说去换游泳衣，叫他也去准备。约好等会儿见，斜挎游泳圈，掠起一股轻风翩翩而去。

牛垠且愣了愣，意外的喜悦使得他的心有点颤抖。

她曾是他的学生。他第一次在课堂里看见她，呆住了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他干脆放下教本，问起了与上课无关的话。

她站起来，秀眉一抬，羞涩地微笑着答：“我叫杨玉。”

他忍不住肆无忌惮地将她全身扫描挑剔，实在找不出一丁点美中不足。一道灵光在脑际闪过，脱口叫：“不对，你把‘玉’字后面少说了一个字：一个‘环’字。你应该叫杨——玉——环——唐明皇李隆基的贵妃娘娘转世！”

杨玉羞得脸若桃花，语无伦次的分辨却被同学们的哄然大笑淹没了。

牛垠且正颜厉色喝叱不准笑。说他的话千真万确，不信你们可以睁大眼睛使劲看：杨玉绝对是杨玉环转世。

教室里愈加喧闹起来。哄笑声像要掀起教室的屋顶般越来越大：“杨玉——杨玉环——杨贵妃——”有节奏的呐喊海浪拍岸似的一浪盖一浪。牛垠且害怕了，拼命拍教鞭，嘶声瓮气叫嚷再闹每人罚题 20 道。刚刚弹压得安静了，一个女生举手要求发言，说她叫吕丽，团支部生活委员。请问牛老师：“上课时间不讲课，给女生取绰号，还罚学生，是不是该请校长来评评理？”牛垠且支吾狡辩，说是陡生灵感，突发联想，古今串通这才是标准的读书人气质！

那节课始终没有安静过，不时有笑声喷出来，好像爆竹没有炸净一样，又东一声、西一声响了起来，引起断断续续的骚动。

2

杨玉回寝室刚换好游泳装，孟雪良也来邀她游泳。杨玉正想躲脱牛垠且的纠缠，就和他一起走了。

牛垠且回屋拿衣服，不忘收拾打扮一番。急忙出来，到处

找不见杨玉，滚烫的心一下子冷了：这个勾人魂魄的娇精又要我了！他恨恨地骂。急忙跑出校门，追到河堤上，波涛翻滚的江水尽收眼底，下江消暑的人多如过江之鲫。男的女的老的少的，五光十色的游泳衣，花花绿绿的救生圈，擦拨得牛垠且目不暇接，眼花缭乱也找不见杨玉健美迷人的身影。他忽然想起：不是有组织的集体游泳，她不会和众人挤在一起，喜欢到急流险滩去冲浪。他穷极目力朝下游搜索，果然看见杨玉扛着红色游泳圈，像夕阳下的彩云在飘移，他还看见了她旁边那个健壮的身影，顿时，从心底里腾地蹿起一股妒火直冲脑门，咬牙切齿骂道：

“孟雪良臭小子，牛某策划这场戏想烂了狗肚，却让你来捡现成，天下哪有这种好事！”

他扑爬跟斗下了防洪堤，也顾不得走踩平顺了的人行道，踏着乱石追，石头在脚下哗哗叫唤，碰得脚腕骨火辣辣痛；恶毒地践踏石缝中的丝茅草，无情地冲撞两边的茅茛花，喘着气猛冲。

他突然刹住足步——她们已到了水边，她已脱下披风似的长裙，红色的泳装裹着雪白的胴体，修长的玉腿闪着诱人的光，她弯下腰往胸脯上拍水。又见她像喷仔的美人鱼，一跃冲进水里，溅起的水花在夕阳下晶亮耀眼。牛垠且急得伸长颈脖喊：

“杨玉环——等等我——”

江风送来甜美的笑声，波涛荡起悦耳的嘲讽：

“牛先生你慢点跑，千万别把脚踉了！我和孟老师去冲浪——哎呀，好舒服！”

牛垠且大急，鼓起残力嘶声叫喊：“杨玉环——快转来，

不然你要喂乌龟王八——”

“乌龟王八跑不快，吃不倒我！”

牛垠且听见这句话，当真跑不动了，颓然跌坐在石头上。咬牙切齿地咒骂孟雪良是夺人之美的小人……

凉风带着茅茛花的香味拂过江面，炎夏的酷暑在水中荡然无存，牛垠且开始打起了冷颤，还是望不见杨玉和孟雪良转来，只好无精打彩上岸。突然看见那两堆衣服，走过去，拿起白色连衣裙，真丝料子摸在手，似摸到了她滑腻的肌肤，捂在尖削的鼻子上使劲闻，高贵的体香味直沁心脾。索性将脸埋在里面，尽情地嗅闻摩娑，放肆地想入非非。

江水沿着绿色的山脚弯弯曲曲，丝厂的三个大烟囱吐出团团浓烟，像褐色的云雾，缭绕绕升上天空，移向远方；夕阳像在西山顶烧火似的红朗朗照亮天际，霞光有如万道金针般刺破江面，给波涛筛出闪闪烁烁的金鳞。江水像凭风抖起的玉带，飘到地天相接处。

牛垠且忽然看见了孟雪良的衣服，妒火重燃，一步踏去提起雪白的汗衫揉成一团往身上抹水，故意在最肮脏的部位反复推搡。仍不解气，丢下地用足猛踩，然后踢进水里，咬牙切齿地骂：

“她这阵肯定已经淹得半死，让你抱在怀里，四周杳无人烟。你给她作人工呼吸，给压腹控水……你这色狼、色鬼、色魔……”

3

杨玉被激流冲下了水磨滩，又卷进了滩下的漩涡沱。幸亏

孟良雪急忙赶来，抓住了水面上仅剩的一络水草似的头发，才将杨玉提出水面。他揽住她的腰，等她恢复一点力气，两人共用一只游泳圈，奋力往外划。漩涡像肺病病人般急喘，一个又一个凹形圆圈紧紧箍住他们，捆绑般牢靠。

正在绝望之际，突然上游漂来两只竹筏，两人齐喊救命，筏上的人朝她们摔来冷如坚冰的拒绝：

“进了漩涡沱，天王老子也没法救了。早死早投生，二十年后，再做一对风流夫妻！”

此时暮色苍凉，飓风陡起。涛声呜咽的江面，归林的暮鸦掠过，撒下一股腥味；它们的爪子和尖硬的嘴夹，不是吃了死鱼，便是啄了浮尸，肚子里满载而归，高兴得“嘎嘎——哇——哇——”唱着歌，飞向岸边黑蓊蓊的柳林；水鸟“喳喳”嘈叫，在漫天飞舞的蜻蜓中穿插游弋；它们越飞越矮，像举行集体投江仪式一般；空中忽然“轰隆隆”一声巨响，是闷雷在天边滚过，一大片乌云从西飞迅向东赶，如同急于归家的游子。

又是一串闷雷炸响，两人不禁相顾失色，绝望和恐怖更加袭上心头，孟雪良已是足把手软，与死神搏斗的意志彻底崩溃，手一松，人往水下沉，被杨玉揪住了头发：

“挺住，挺住。你听，又有人来了，在唱渔歌！”

果然，粗犷激越的歌声插过雷声的空隙，压住嘶鸣的江风，架着波涛从上游飘来：

渔家生在涪水边，
穿波越浪若等闲。
驾舟江中游一回，

不愁粮米不愁钱。

孟雪良猛然伸颈嘶喊“救命哦——”杨玉也立即跟着他喊起来。忽听一个脆生生的嗓门抛过话来：

“我们听见了。你们省点力气斗漩涡，那是有名的夺命水，进一人死一个，进两人死一双！我爷爷正在想办法看能不能救你们。”

暮色苍凉，狂风又起，和着炸雷搅得天低云暗，一两丈外看不清景色。四只眼巴巴地望着，遇难盼救的心，像小兔蹦蹿般惴惴不安。一分一秒似度日如年般难挨。孟雪良忍不住了，又喊起救命来。

“莫喊了，我已经来了，顺着水势，漩涡自然卷拢，绝无差错。”

还是那脆生生的女孩声音。

杨玉急忙大叫：“来不得，来不得，小妹妹你千万莫来！”

“怎么来不得？”孟雪良惊诧莫名地瞪着杨玉。杨玉已经看见一颗黑糊糊的小脑袋滴溜溜转来，黑幽幽的眸子和水面反光，急得大声喊：

“小妹妹，当真来不得！我们比你力气大，还有救生圈保住不沉底都冲不出去，你何必白陪我们……快听话——转去——转去。”

“哈哈哈哈哈！”清亮的笑声响过，她尖声叫：“阎王要你三更死，谁敢留人到五更？小女子特奉十殿阎君律律大令，腰带夺命牌，手持拘魂索，来捆你们到阴司地狱报到——看打——”将一团黑色物件向两人当头砸来。

孟雪良的心在这电光石火间绝望地叫声完了，闭上眼睛等

死。却又想道：能够和杨玉死在一起，也不算冤枉了这条命！一声尖利的娇喝惊得他睁开眼睛：

“抓住救命绳索！”

女孩像一条滑溜的鱼儿，瞬间贴着她们转了两圈，将绳索套在她们身上，抹一把脸上的水，使劲眨巴着眼睛看杨玉，咂咂湿漉漉的嘴唇赞道：“美绝了！说杨贵妃美，我看电视里的杨贵妃还没得你美！”

杨玉哭笑不得：“小妹妹，你还有心思开这些玩笑？快准备好，我俩合力把你推出去！”

小姑娘惊奇地眨巴着眼睛：“哎哟！我想通了：肯定是你的心美促长了人美！放心吧，美人姐姐，没有指甲子，不敢领蒜瓣子，救不出你们反搭上我的小命，我爷爷绝不会干！”她一手凑嘴上握个小喇叭，向黑森森的岸边吆喝：“美人鱼上钩罗——爷爷快收网——”又掉头提醒：“美人姐姐，使劲抓紧绳子，免得勒烂了你的细皮嫩肉！”

他们感到手上的绳索突然扯紧绷直，激水从身上沉重地滚过。

脚终于踩到了底，看见了渔船和岸上的大树后，用木杠往树上一匝又一匝绕绳索的白髯老人。此时，他们像经历了千万年的艰苦跋涉，拖着灌了铅的双腿终于到达了目的地。

“天要下大雨了。”老人大声说。拢好一大盘绳子跨步上船喊：“鱼儿，走。”

鱼儿边解背上的救生衣，边眨动亮闪闪的眼睛打量杨玉，用规劝的口吻说：“二天再莫耍得这么浪漫了！”她跑上船又跳下来，塞给杨玉一根烤红苕，一条烤鱼。

杨玉目送小船驶进夜幕里。